



(本文作者早年的照相)

江山萬里行(七)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監修漢口第一公園

修公園沒有經費，只靠警察局少數罰款的錢維持。測繪後，直魯豫同鄉會公地及西園都在範圍之內，要建圍牆圍住。圍牆需要用磚，報告胡宗鐸軍長。胡軍長馬上成立「漢口市第一公園（中山公園）辦事處」，派吳仲行當主任，聘我為顧問，工程由包工魯方才做，但是沒有磚。

魯方才建議，找磚業公會的人要磚。在襄河上有種土可以燒成紅磚，運到上海去賣，很賺錢。可以用運磚船把磚運到漢口河邊。胡軍長認為這個主意很好，就找磚廠的經理，軍長的話人人服從。於是，把磚運到長江邊的碼頭，但是江邊到公園這段路，怎麼辦？胡軍長說：「每個士兵拿二塊磚，一萬個兵就有二萬塊。」動用兵工很

快地，一大堆的磚都運到公園。工程由建築公會負責，沒多久，就把圍牆做好了。

公園要挖湖、堆山，沒有工人勞作，正巧，警察局長汪以南到公園來看我，我說：「挖湖堆山要很多人工。」汪局長說：「我有人，但要怎麼用做合理的操作？」

我說：「監獄關了很多年輕人，可以利用這些人做工。」

汪局長說：「不行。這些人犯了法，要由法律解決。」

我說：「法律是人訂的，訂條法律就行了。」

汪說：「中央不會答應的。」

我說：「現在是軍事時期，和胡軍長說一聲，用罰工的方式，做幾天的工，就可以放他們自由。」於是，我們兩人同去見胡軍長。

胡軍長說：「這個主意真好。」決定用犯人挖土，工具由警察局向別處借，用完歸還。

我用石灰畫好湖的界限，由警察局帶犯人來挖。有些犯人的家屬問我可否代挖？我說可以，只認工不認人。所以挖湖工作很快就完成。

堆積的土山，光禿禿的沒有樹木。我寫信給京漢鐵路向鷄公山林場要樹苗，他們給了很多，由京漢鐵路運來。公園有塊平地，可以建個運動場，漢口青年會總幹事宋如海答應由他負責。成立「中山公園體育部」請他當主任，並報告市政委員會。

參觀中山公園的人都由西園的小門出入，因為來的人很多，擠傷了一人，所以把西園的門拆掉。中山公園是漢口人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，公園雖未完成，報紙已大力鼓吹，來遊的大眾都同

聲稱贊中山公園。

漢口人喜歡喝茶，所以有幾個茶館請求在公園內設茶棚，我答應他們在劃好的界限內設茶棚做生意。中山公園開過一次運動會，茶館生意好的很。接著照相館也來了，公園裏到處生意生氣活潑盎然。

有天下午四點多，我正在監工挖湖，看見一對平時沒見過的夫婦在遊園，上前和他們打招呼。他說他是南京新派來的武漢市長劉文島。我把我的經歷告訴他，他很高興的說：「我是法國留學生。」又說：「中山公園歸市政府管，委你當主任。」我問：「多少錢一個月？」劉說：「二百元。」我立即答應了。

陪同劉文島市長夫婦到處走一走，不多時，他們就回去了。

雞鳴狗盜戲弄將軍

我初到漢口，不知漢口常有綁票、打架情事，常常一個人到野外巡察。宋如海叫我要小心，鐵路外是野蠻之地，無法無天，警察都沒法管他們。不過，我選擇西園舊址建中山公園，所以非去不可。在西園後面有一間沒拆的二層樓房，保安隊住在樓下，我和內人、金媽、拉洋車的老劉住在樓上，樓下除保安隊外，還有剩餘的房間住工人，辦公和工作在一個地方，非常的方便。

看屋迹，以前這裏有好幾棟房子，現在只剩我住的這一棟，我問工頭怎麼回事？他說：「在我們來的前幾年，這一帶是荒地，有個姓李的商人在這裏建座西園，請日本人設計，因為漢口只

有這座公園，所以來參觀的人很多，也很熱鬧。西園旁邊是協和醫院，很多有錢人在協和醫院後面蓋兩層樓的洋房，不意，這裏的治安不好，常有人被綁架，從此這些有錢的人就不敢到這裏來，窮人把傢俱搬走，以後就拆房子，所以只剩這一棟房子了。」

有天，張師長輝瓚，帶了幾個衛兵來遊園，他到我辦公的地方，彼此介紹後，他說：「我的軍隊駐防在橋口，這裏有空房子，想把太太接來。」我說：「歡迎，不過我們沒有傢俱。」張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可以自己帶來。」於是，他們夫婦就搬過來。

過了兩天，張師長來找我說：「公園不乾淨，有小偷偷東西。」

我說：「你們丟了什麼東西？」

張說：「掛在牆上的兩條火腿不見了。你們丟東西了沒有？」

我說：「我們住在樓上，樓下住有保安隊、工人，所以沒丟東西。」張師長回去，下令叫士兵晚上站崗。

可是，過了幾天，張師長又來，罵道：「好大胆的賊，把我睡覺時掛的帳子也偷走了，今晚要戒嚴，看看什麼人，這麼大的胆子。」我把張師長丟帳子的事告訴保安隊長，隊長叫隊員拿武器操練，那知少了八支步槍，三支機關槍。我看情形不對，就搬回市區。

次日，接到一封信，信上說：「張師長是新來的，我們給他一點顏色瞧瞧，如果他對我們不好，我們就對他不客氣。你是個文人，以後大家

互不侵犯，你要是贊成，我可以退還武器；如果同意，在協和醫院牆上畫兩個十字。」我照辦。第二天，又接到一封信告訴我：軍火在協和醫院後面，有個用粉筆畫十字的浮棺裡。我把兩封信交給保安隊長，他派人找到浮棺，裏面沒有屍體，軍火果真在裏面。

這件事我告訴了警備司令，他派人保護我。（張師長於民國十九年調到江西剿匪，誤入毛酋澤東佈下的陷阱陣地，被活捉。全師的人都被繳械，張師長死的很慘，砍下頭放在木板上，由贛江流到鄱陽湖，被國軍發現，送回家鄉厚葬。）

省府改組暫作觀望

早上打開報紙一看，省政府改組，所有的委員都換了。我去見胡宗鐸軍長，他說：「中山公園的事，我沒法幫你的忙了。要看繼任的人怎樣，不過有基礎在，他們還會繼續辦的，不要灰心。」

又去見張知本主席，他說：「你是技術人員，不管那個人上任，都要用你。」

我說：「我打算離開湖北，到南京或廣州去看看。」

張主席說：「你到南京只是做官，不需要高深的學問，至於廣州你不要去了，比不上我們湖北好，而且你不是廣東人，很不容易加入他們的團體做事。」

我說：「那麼我打算到黃埔軍校看看。」

張主席說：「你是湖北人，湖北官費派你出去念書，學成歸國，應該替湖北出力，為湖北人

做事才對，不應該離開。雖然政治變遷，但不需要幾天就會有新人上任，你靜待幾天，一定會有施展抱負的機會。」

我離開武昌回漢口，在漢口路邊看見一座機械廠。

機器廠老板的感歎

到武漢一、兩個月，這是第一次看見機械廠的招牌。我進去找老板，老板叫譚勝昌，廣東人，四、五十歲的樣子。他看我穿著洋服走進工廠，很高興的說：「有什麼生意可以做？」

我說：「我從外國學機械回來，想看看你們工廠的生意如何？」

譚說：「工廠沒有生意？」

我說：「那你怎麼過日子呢？」

譚說：「修補一些零件，賺點小錢過活。」

我說：「那我學的機械工程就無用武之地了。」

譚說：「軍閥們不建工廠，只知道互相爭戰。軍閥搶人、土匪也搶人和綁票，工廠不易生存。」

我說：「那你怎麼能生存？」

譚說：「工廠位於英美煙草公司的牆外面，軍閥怕洋人，正好我們有個英國租界的碑，打仗時，把碑移到工廠前面，在碑上插面英國旗，敗軍來時就說是英國租界，如果要搶人，英軍就會來，這樣才能保住幾個舊機器，不然早就把機器搶跑了。」

譚老板是搞機械的，我是學機械的，兩人談

的很投機，成了好朋友。譚說：「綁票是很厲害的，把人綁到鄉下要家人拿錢來贖，所以我不敢穿好的，家也在法國租界。你住在那兒？」

我說：「在英國租界，天津街十五號。」

譚說：「離我住的地方很近，有空來玩，指點我。」

事與願違痛哭一場

我在天津街租好房子，家眷還沒來時，一個人非常的寂寞，想念倫敦、巴黎、比國，和Gloria、Carmon打電報，告訴她們我在漢口的地址，沒想到Gloria寄來一部打字機，一個留聲機和十幾張英國最流行的唱片。Corna牌的手提打字機，能打英、法、德文，Gloria非常仔細把打字紙都寄來了，還有她們姊妹寫的信，她們不方便來，叫我回倫敦。

我看完信，聽著美妙的音樂，心中有無限的感慨。本打算用打字機和她們寫信，忽然想到，我在倫敦學會英文，比國學會法文；倫敦畢業又到比國學鋼鐵，跟隨徐樹錚專使考察歐美、日本各國，懷著滿腔的熱血，準備回國報效國家。但是有三個感慨：第一：學的鐵路工程，沒法子求發展，只能墨守成規，當個小職員。第二：漢陽鐵工廠不能恢復，除非打倒日本，但這不是一個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。第三：機械工程：得到英國皇家工程師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和勝昌老板交談後，才知道英雄無用武之地。

想到這些，百感交集，抱著打字機痛哭。看到省政府改組，從前幫助我的人都不見了，政治

不安怎能做事，越想心裏越難過。

又接到Cady's來信，叫我到香港，和她一同到澳洲，旅費由她出。這時我心裏亂的很，但是想到來中山公園遊玩的烟民都說：「很不錯」，足見工程救國有效，就不哭了。到洋台上，看見漢口新式的街道。洗把臉到青年會，打電話通知馬房預備五匹馬，明天去看張公堤。

張公築堤澤被萬民

漢口是長江、襄河會合的三角地帶。夏天漲水時，除內街外都是一片汪洋。內街叫夏口縣，是個很古老的地方，因為位於三角地帶，所以商業鼎盛，因有水患之故，漢口市的人民在襄河口蓋龍王廟，想讓龍王控制水患。龍王廟以東，夏天是一片汪洋，水退後則是塊很好的地方。

庚子年八國聯軍進兵佔領北京後，滿清政府向外人屈膝。英、俄、法、德、日、比把沙洲劃成租界，由法國修鐵路堤圍繞租界，租界前有長江，後有鐵路，交通、貨運都非常發達，成了一塊很值錢的地方。法國組織一個公司，專門為各國租界填土，使沙灘超出水面一公尺，除比國外，所有外國租界，各自建設他們本國式的房屋街道，因此漢口租界地區成了歐洲式的城市，歐洲文化到了漢口，鐵路以內的地價就高漲起來。鐵路堤外，夏天仍是一片汪洋，地皮沒有人要便宜得很。

這時，兩湖總督張之洞，見鐵路外的土地荒廢了太可惜，就在鐵路堤外另做一個堤，擴大二十倍整個漢口的面積。堤修成後，堤內成了良田

，人民感激張之洞的功德，稱此堤為「張公堤」以資紀念。

某天早晨，通知騎兵隊預備五匹馬，四個兵集中在中山公園等著我，我們沿著鐵路外通到張公堤的小路前進。這條路兩旁是田地和池塘，這些水塘都是挖土填租界剩下的水坑，自然的成了水塘。

路兩旁有很多浮棺，馬隊的官員告訴我說：「這些儘是大人的浮棺，沒有小孩的。」

我問：「小孩的到那兒去了？」

隊官：「漢口一些有錢人的小孩死了，叫人拿去埋葬，這些人拿了錢把小棺材丟到路邊，一些缺德的賣肉包子的，把小孩屍體拿走，做成包子。」聽了真讓人想吐，趕緊策馬急馳而過。

大約走了一小時才到達張公堤。此時是秋冬之際，江水低，張公堤內外都沒有水。堤用土堆成的，沒有什麼學理工程可言。堤面高出地面五十英尺，堤面寬十英尺，坡度約六十度。

姑嫂樹（地名）在張公堤的中央。夏天，姑嫂樹地方非常繁華熱鬧，可以從這裏坐船到外縣，到了冬天就沒人走了，改道通過橋口或戴家山通往外縣。

騎著馬在堤上看看，發現有段堤下沉，可能是堤脚有淤泥之故，有些堤面高低不平。據我的估計要大筆的經費，衆多的人力才能補修。在堤上，抬頭看見漢陽的龜山，想到張之洞的偉大，不禁肅然起敬。

來路浮棺太多，所以不打算走原路回去。路邊有塊高一點的地方，有幾戶人家。問他們這叫

什麼地名？他們說是「王家墩」我看這塊地很大、很平，是建築飛機場很理想的地方，後來這裏果真開成了飛機場。

看完張公堤，心裏有無限的感觸，我認識魯方才，跟他說要修堤。他說：「修堤不簡單，堤歸好幾個部門管，沿江、襄河歸江漢堤公局管，此局屬中央水利部，水利部由財政部撥款，財政部的錢來自江漢關收堤工捐的錢，要推動不簡單。」我想只好等省政府改組後，和省政府負責人商量如何修堤，否則漢口定必遭到嚴重的水患。

江漢堤邊洞裏花招

江漢堤的江指長江，漢是漢水，沿江、沿河的堤防，長江和襄河會合後的水勢很大，百姓們修龍王廟來鎮壓水勢，政府方面設江漢堤工局，專門防止長江、襄河漲水之患。

此堤直屬中央政府水利部，和地方政府沒有關係。江漢堤東起盛家磯，西至龍王廟，經過租界到襄河口上。襄河堤由龍王廟到水廠，路線很長。

江漢堤和張公堤在盛家磯聯接，到下太古是鐵路堤，下太古到分金爐是百姓自建的，分金爐到租界都是填土沒有堤。龍王廟到水廠也是百姓自建的，這段的商務非常發達。

租界街道修得很好，有寬敞的沿江馬路，建築都是石頭砌成的非常雄偉，江邊有鐵欄杆，椅子，可以看風景。輪船停在江裏，由貨船上貨下貨，貨棧建在馬路的旁邊。主要出口有棉花、麻等農產品，進口主要是洋貨。漢口是全國的中央

，外國的海船可以直接到漢口，所以商務非常繁榮。

在英國租界邊上有個大沙灘，沙灘上有幾個矮小的棚子，有很多穿著很講究的人進到棚子裏去，一直都沒出來。我覺得奇怪，走過去一看，原來是地下挖掘有一個大坑，他們在裏面抽鴉片。有個人說：「先生，進來抽一口，這是真正的洋烟。」我說：「我不抽煙，只是到這裏走一走。」

散步時看見很多有桶子深的坑，有個人在散步，我問他：「這些坑是幹什麼的？」他說「這是碼頭夫發財的坑。」

那天去時是下午四點多鐘，我看見很多四五十來歲、小脚的女人坐在坑的旁邊。有個人看我穿著西裝，問我是從那兒來的？我說：「輪船上。」我問他是做什麼的？

他說：「管沙灘的。我管這一塊，其他的還有別人管。我收這坑和鴉片棚子的錢。」外國輪船運來的糖、鹽、豆子都用袋子裝，碼頭工人都有一個竹子做的管子，他們背著糖、鹽或豆子時，把管子的一端插在袋子，另一端插在褲子裏，褲腳繫的緊緊的，東西不會漏出來，把背的東西放下後，趕緊跑到坑裏，解開褲脚把剛才流到褲管的東西，弄到另一個口袋。這些女人就把東西運走。偷糖的叫糖婆婆，偷鹽的叫鹽婆婆，偷豆的叫豆婆婆。這種偷法，輪船上的人可能不曉得，但是貨棧的人都知道，不過也沒辦法。

沙灘因為有這幫子人在，所以很清潔。江漢關到龍王廟這一段沒有沙灘，這裏的生意很好，地皮貴，近江邊都是吊脚樓子，沒有衛

生設備，死貓、死狗大小便都在下面，其髒無比，唯一的清潔是靠夏天水漲時的沖洗。吊脚樓子的建築不堅固，大水時會被沖倒。

龍王廟到襄河口再到橋口的情形亦相同，直到水廠才有點小堤，是百姓自建的，不够牢固。

我看了以後，覺得應該聯署租界，修龍王廟到江漢關再到水廠的堤，工程浩大，非一己之力所能做到，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完成。

漢口的地形面低，近江邊的地方高，水自然的往後流。橋口高，戴家山低，戴家山有個缺口，水流到七里河進入長江。漢口沒有下水道，水自己流成系統，租界的水也往後流到戴家山。

對漢口的情形完全了解以後，主要的工作是修沿江馬路和下水道，因為政府改組，把考察的結果放在心裏，等待適當的機會用工程的方法，依照國際水準，來建設新漢口。

堤工局與市工務局

我在電話本子上找到堤工局的所在地，那是在法國租界的一座平房。

我按址前去拜訪，走到堤工局辦公室，局長不在，出來一位穿中國長袍，四十多歲的秘書。我把來意告訴他，他說：「局長到南京去了，只剩我和工友兩人。」

我問：「你在這工作多久了？」
秘書說：「不久。這個機關是閒差事，沒有什麼事情可做，漲水有災難報告就上呈中央修堤。」

我說：「你們主管些什麼地方？」

秘書說：「長江沿岸和襄河沿岸都歸這裏管。」

我問：「你們有沒有地圖？」秘書拿了一張地圖給我看，我看了沒多大用處，這麼大的工作怎麼辦？心裏有無限感觸。

回到市政府，報告市長：「張公堤非常重要，我到江漢堤工局沒見到局長，應當補修的地方不能補修，怕夏季來臨，漢口要淹水。」市長說：「江漢堤不歸我們管，沒辦法做。」「張公堤不歸江漢堤工局，屬地方政府。」「那麼你去和工務局長談一談。」

武漢成立特別市政府，第一任市長潘宜之，是位軍人；上任不久就換了劉文島，也是軍人。警察局長陳希曾，社會局長蔣堅忍，教育局長王怡羣，財政局長姓余，湖北人，到任不久就死了。工務局長吳國植，工務局長這個職位，大家都以為可以撈錢，所以都由中央大員介紹人來。

第一任局長趙心哲，東北人，是吉長鐵路的測量員，四十多歲，留著日本鬍子，娶個日本太太，他的親戚和張學良手下的某大將有關係，因此當上了工務局長。

那時我還在中山公園當主任，後來調至工務局當技正，趙心哲局長看了我的履歷，他說：「我的局長讓你當就對了。你到過歐美、日本各國，知道的很多，你會不會測量？」我說：「會。」趙說：「你把龜山測量給我看看。」我很高興的說：「我有在德國蔡斯公司買的測量儀和水平儀。」趙說：「你拿來給我看看。」我把儀器拿來，告訴趙局長用法，他說：「這種儀器我見都沒

見過。」測量了一個星期回來，把成果交給局長，他說「真是大材小用。」他帶來的工務科長沒有經驗，預算做了一個月做不出來，領不到錢。中央又派來董修甲，江蘇人，美國留學生，學市政的。他問我：「你為什麼不當工務局長？」

我說：「後面沒人支持，而且就是當也當不久，倒不如實在的替百姓工作。」董修甲局長到任兩個多月，也拿不出預算，只好自己走路。

第三任局長陳克明，英國留學生，學工程的，由中央某大員介紹來的。陳局長工程常識豐富，又能採用別人的意見，問我做什麼比較好？

我說：「1. 沿江沿河的堤岸和碼頭。2. 下水道3. 路面工程4. 擬定市政街道整個計劃，根據計劃建設新漢口。」陳局長說：「整個計劃最重要，為什麼擱在最後？」

我說：「萬事不如沿江、沿河馬路急，從江漢關以下是租界很整齊，江漢關以上到襄河龍王廟以上是吊脚樓子，沒有馬路，死豬、死狗都在吊脚樓江邊，這一帶的吊脚樓子非拆不可。漢口的外國租界有下水道，中國則無，衛生不好，每一條街得一種病。所以最重要的是沿江沿河馬路，下水道次之，其他的可以慢慢來。」

陳局長說：「你來當局長好了。」
我說：「我不做局長，情願當個小職員。」
陳局長說：「以後你出主意，我來實行。」

工務局的一大改革

陳克明局長是個很聰明的人，他見我建議修

沿江、沿河馬路，碼頭及全市的下水道，他說：「這些工程不是一、兩年可以完成，而是長期的，不容易辦也做不好。工程要做預算，沒有預算無法通過中央審計部的審核。這樣大而且複雜的工程施工和預算有時難免不符，不相符，審計部派來的人就不蓋章，領不到錢，工程就垮了。而且審計部派來蓋章的人都要錢，給少了不肯蓋章；給多了，包商就要賠錢。我舉個例子：

武昌有筆不大不小的包工，工程完成後驗收，審計部派來的人明著說給錢才蓋章，說了一個很大的數目，包商拿不出來。包商背後有個軍人爲此打抱不平，告訴包商答應給錢，一手蓋章一手給錢，還請他吃飯，請他幫忙下面的工程。

審計部的官員只有兩個人，包商有兩人。吃飯時，包商向他敬酒，喝了幾杯，包商說官員身上帶這麼多錢太危險了。要送他回家。官員不肯，只要他們送他上船。這艘船是包商的親戚預備好的，船上有麻布袋、石頭、繩子，官員上船後把他勒死，裝在麻布袋裏，沉到江底。這種殺人方法是武漢常有的。我沒有兒子，不願做這種缺德事。

包工制度非常不好，包工都是舞弊、偷工減料想法子賺錢。公家的工程都是投標，要最低的標，這是不合理的，所以包商在開標之前先聯合開會，用圍標的方法大家商量好，最低的價錢也是最貴的，公家仍省不到錢。而且包商並不都是有學問、經驗的，你說的堤岸、碼頭、下水道工程，他們見都沒見過，叫他們怎麼做。所以，我主張自管制，自己來做不用包工。」因爲我剛回

國，經驗不足，他說的這些話等於給我上了一課。我說：「那很好，自己組織工程隊來做，軍隊有步、馬、炮、工、輜，我們有泥工、木工、金工、小工。」

陳局長說：「好，我們就按照這個計劃來實行。」

我和陳局長都喜歡喝茶，在中山公園的樹下，擺了輪椅，兩人邊喝茶，邊談如何實行這個計劃。陳局長說：「這要市長同意才行。」於是，兩人同去見市長。

見劉文島市長獻計

下午四點多去的時候，劉市長正在看公文，他看我們到來連說：「你們有什麼建議，前兩任局長沒有學問，靠背景做官，不知從那兒著手建設武漢，所以待了兩個月就走了，耽誤了我寶貴的時間，心裏真是感慨萬千。」

陳克明局長說：「我們有題目，但是工程太大了，不知市長同意否？前兩任局長做不出來是因為沒有學問，我雖然沒有很高的學問，但是吳國柄是新近從國外學成回來的博士工程師，有他從旁協助，一定可以成功。」

劉文島市長說：「你把計劃說出來聽聽。」
陳克明局長說：「吳國柄，你說給市長聽聽。」

我說：「1. 漢口地方很大，各項建設沒法子很快地做到。主要是建設沿江、沿河馬路和碼頭。2. 全市沒有下水道，臭水亂流，常有瘟疫，所以要修下水道。馬路和碼頭工程是當務之急。」

劉市長說：「這兩種工程要多少錢？」

我說：「數目很大，不能一下子決定。」

陳局長說：「我們對這件事有研究，江漢關到龍王廟這段的沿江馬路要先做。第二段要做沿河馬路，龍王廟到橋口。」

市長室掛有地圖，我們指給劉市長看。陳局長說：「這只需要人工和石頭，我們打算開鑿苦山的石頭，運到漢口做堤岸、碼頭之用。」

劉市長問我：「我是外行，你看怎樣？」
我說：「這是我建議的，我曾經和陳局長去看過。」

劉市長說：「那很好。我極力贊成，不過要通過中央的批准才行。」

陳局長說：「我有辦法，不用包工制，用自營的方法。工人變成市政府的職員，按月領餉，不受驗收的限制。」

劉市長說：「這行得通嗎？我找專家研究看看，如果可以，馬上就辦。」看章程的人說可以由政府發餉。

劉市長說：「每個月要多少錢？」

陳局長說：「每月十萬大洋，多餘的留在下個月使用。」

劉市長說：「我和財政局商量一下，每個月撥十萬元建設費，存到市政府工務局由陳局長支用。」

修馬路、拆房子要參議會通過。劉文島市長說：「參議會的會員一聽到是建設中山公園的吳國柄，馬上全部通過。」

(未完待續)